玉玲花开战地香

■张 芸 洪建国

阳光、蓝天、演兵场；女兵、汗水、玉玲花。步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综合训练场，别有一番意境在心头。周围栽种着一株株漂亮的玉玲花，既像傲然挺立的钢铁战士，又像飘然而至的白衣天使。枝头的串串花骨朵，好似颗颗清脆的银铃，随时拉响战斗的警报！

入夜，急诊科抢救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一位患者突发上消化道出血，生命垂危，一场生命保卫战骤然打响。急诊科护士长秦玉玲果断而准确地指挥，有条不紊地为这位危重患者止血、开辟静脉通路、进行心电监护……急诊室里，让人更能体会“时间就是生命”的含义。伴随着滴滴救命药液输送到体内，患者终被从死亡线上拉回。窗外，天色渐白，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

秦玉玲，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护士长。这位曾经参加过1999年国庆大阅兵的女军人，素质过硬、作风干练，扎根传染病护理岗位20年。她用精湛技术、爱心义举、担当之责，诠释着南丁格尔精神。

2008年5月12日，四川汶川突发特大地震。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防治队，在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开展灾区防疫工作。在灾区，秦玉玲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，冒着余震频发的危险，背起四五十斤重的消毒液，穿梭在废墟中。有一次，大地一阵剧烈晃动，山石滚落，尘土飞扬，秦玉玲见状赶紧喊队友往外跑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块块足球大小的飞石向他们砸了下来。“幸好撤离得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……”在北川，秦玉玲与队友们奋战了69天，当地没有发生一起传染病疫情。

2014年的春天，非洲暴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。这种超级病毒的危害等级比2003年非典时期的SARS病毒还高一个级别。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情非常严重，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。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开战了。9月16日，秦玉玲作为首批解放军援塞医疗队队员，启程奔赴塞拉利昂。在这30名“敢死队员”中，看不出秦玉玲有什么异样。可就在几天前，她的母亲突发肺栓塞被送进医院抢救，她本打算回老家探望母亲，也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。任务紧急，秦玉玲只能退掉火车票。她给姐姐打去电话：“我有任务，回不去了，拜托你照顾好老妈。”

身处疫情重灾区弗里敦，秦玉玲每天都要面对生死考验。一天，秦玉玲在病区监控屏幕上看到了骇人的一幕：一名埃博拉患者蜷缩在地板上，吐了两摊血，蹭得到处都是。此时，塞方护士都吓得不敢靠近。“病人排出的体液、血液具有高度危险性，若不及时处理，可能导致大规模感染。”千钧一发之际，秦玉玲迅速穿上防护服，只身冲进了污染病区，对病人的血液和呕吐物进行了处理。

从病区出来，秦玉玲的脚像灌了铅似的。“医务人员感染埃博拉的消息层出不穷，我不会‘中枪’吧？”“万一感染上，就要和祖国、亲人永别了。”秦玉玲内心起了波澜，她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时间如此难熬。整整21天，她主动进行了自我隔离。老天似乎非常眷顾这位“中国玉玲花”，21天隔离期满，秦玉玲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样。重获自由的秦玉玲激动地与战友拥抱痛哭起来。185天里，秦玉玲与队友收治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者773例，抗埃数质量在22个国家医疗队中位列第一，实现了“打胜仗、零感染”的目标，在世界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的责任和担当。

2015年3月，“抗埃”经验丰富的秦玉玲作为中国（江苏）援塞抗疫医疗队指导专家，再赴非洲指导地方医疗队抗击埃博拉。此次，秦玉玲的任务一是带教江苏队员，再者是培养当地医疗骨干。俗话说：“严师出高徒。”塞拉利昂志愿者托尼充分体会到了这位中国女军人的严厉，还给秦玉玲起了个外号叫“Madam NO”。防护培训时，托尼刚拿起橡胶手套往手上戴，秦玉玲连忙制止：“NO，先对着手套吹口气，确认不漏气后再戴。”托尼用脚猛踩垃圾桶，秦玉玲赶紧喊停：“NO，踩垃圾桶时用力过大，容易造成细菌飞扬，带来污染隐患，应该轻踩慢放。”托尼穿上防护服就往模拟病房冲，秦玉玲将他一把拉住，“NO、NO、NO，做几个蹲起动作，看看防护服有没有破口的地方，再仔细检查一遍，确认没有肌肤暴露在外才能进入病区”。经过实战考验的秦玉玲心里明白：平时多流汗，战时才能少流血。

真正与埃博拉病毒短兵相接，托尼才体会到了“Madam NO”的用心良苦。第一次清理埃博拉患者的废弃物时，托尼看到传染性极高的呕吐物有些害怕。一旁的秦玉玲轻轻拍了拍托尼的肩膀，透过厚厚的护目镜，秦玉玲向他投去信任的目光。托尼稳定心神，有条不紊完成了任务。在以后的日子，大家经常看到一位中国女军人和一位非洲小伙在疫区探讨交流、清洗消毒、救治病人的身影。秦玉玲在日记中写道：陌生的国度、不同的肤色、熟悉的环境，我们曾相互依靠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携手，共同迎接胜利的曙光。

有首歌中唱道，“一玉口中国，一瓦顶成家，都说国很大，其实一个家，一心装满国，一手撑起家……”对于秦玉玲而言，国家和军队的使命在她的肩头重若千钧，每次执行任务都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战斗。“这么多年来，家人对我巨大的理解支持，让我更有动力战斗下去。”

2016年7月1日，秦玉玲作为中国首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成员，第三次奔赴非洲踏上曾经战斗过的那片热土。临行前，10岁的女儿紧紧抱住秦玉玲说：“妈妈，我知道您又要去执行任务了，又不能陪我了。”秦玉玲的眼圈红了：“宝贝，非洲有很多小朋友生了病，需要妈妈去帮助他们，你明白吗？”女儿擦了擦眼泪，懂事地说：“妈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在家听话的。”临别时，女儿在秦玉玲背包上拴了一只可爱的小猴玩具，深情地说：“妈妈，您把它带在身边，想我的时候就看看小猴！”母女同心，话未说完，秦玉玲早已热泪盈眶。

爱在人间涌动，情在心底升腾。在非洲，大家虽肤色不同，但大爱早已超越国界。一天，塞军34医院急诊科来了一位体重200多斤的女患者，不明原因的高烧让她很害怕。赶快抽血化验查明病因！可患者太胖了，血管不好找，秦玉玲得知情况后亲自操作。她左手指尖仔细找寻患者的血管走向，右手持针轻轻一刺，鲜红的血液迅即流入试管内，整个过程不到十秒，速度快得令患者不由惊叹，“So Great，Chinese！”很快，这位确诊得了疟疾的女患者经过治疗康复出院。

为了能帮助更多的非洲兄弟姐妹减少病痛，为了提升塞方传染病防治水平，秦玉玲和专家组成员们“蛮拼的”。在三个月时间里，他们背上干粮和水，经常是天没亮就出发，累计行程9000多公里，走过塞拉利昂几十个基层医疗机构，为当地百姓送医送药送健康，建立移动式传染病监测系统，实现了对30多种传染病和40多种症状进行实时报告监测。一年来，秦玉玲作为专家组唯一的护理专家，与队友累计培训塞方医务人员400余人，救护当地患者1000余名，并为建立中塞热带传染病防控中心做了大量工作。

玉玲花开，冰清玉洁，不竞千红，馨香四溢。秦玉玲，这位连续三年、三赴非洲执行重大国际任务的巾帼英雄，犹如中塞友谊之花中的绚丽一朵，将芬芳留在了非洲大地上。

感 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川岛的军号

■李孟熙

我是一名在海军某连队服役的老兵。在我眼中，川岛最美的景色不是海，而是穿军装的人……

在这座岛屿上，有一种坚守和传承。每当朝阳从东方的海平面升起，我总会站在岛的最高处，吹响嘹亮动听的军号。脚下的影子总被朝阳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2006年，怀揣着从军报国的满腔热情，我从广东入伍来到这座海岛，一眨眼就是十多年。如今，每当我徜徉在柔软的银色海滩上，只要一闭上眼，回忆就像柳絮一般漫天飞舞。确实，这里曾经只有坎坷的泥路、破旧的瓦房、潮湿的天气和单调的生活。不过，大自然总能给我们这群年轻的士兵最无私的馈赠：云蒸霞蔚中，岸边常有一些洁白或鲜艳的海螺贝壳，里面还依稀回荡着连绵悠远的海风海浪声……我们迎着海风望着飞翔的海鸥出早操、练体能；休息时争先恐后去捡被冲到岸边的海带调剂伙食，把被海浪拍到浅滩的小鱼虾扔回海里；夏夜里趁着暴雨露天沐浴，围着篝火弹吉他欢度中秋节……

由于肺活量大，我刚上岛不久，就光荣地被班长选中，赋予一项重大任务——每天早晚吹军号。当时，岛上软硬件设施都相对落后，广播音响设备也不齐全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看似简单的一项任务，原来是连队的传统。只要有新兵上岛，早晚吹军号的任务，就会由老兵传递给新兵。

在新兵连时，吹集合哨都是班长排长的“特权”，真没想到现在刚挂上“一道拐”的自己，也能担起此项大任，而且每天如此。一开始，我觉得这还是件挺新鲜的事，于是便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，享受着清晨的阳光跃出海面的美景，鼓起腮帮子吹起那最嘹亮雄壮的军号，一次次体验那种专属军人的血性和阳刚。

不知不觉又到了新兵上岛的时候，原本可以把这项任务交给新兵的我，却舍不得了——我早已爱上这份工作，并希望能一直坚持下去。连长默许地点点头，让我领着新兵一起，延续这份传统。年复一年，只要有新兵上岛，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吹军号。

2010年，由于常年在海岛上工作，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，但我依然坚持每天起床吹军号。后来，上级为连队安装了全套的广播音响设备，而我，却因此陷入了迷茫：广播设备一旦建好，无疑就意味着，已经吹了多年军号的我，将不得不“下岗”。那段时间，我常常独自一人坐在海边，在海风的吹拂下想着心事……

然而，我并没有因此放弃这项工作。在连队广播系统建立后，我却比先前更加勤奋了，往往是和广播里的军号声同步，我手中的军号也一起吹响。由于天气潮湿和海水腐蚀，播放军号的音响设备受潮严重。我自费购买了音响设备操作使用和维修的书籍，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并修复音响设备。年复一年，广播设备在我的打理下，好了又坏，坏了又好……而我吹出的军号声，却从来没有中断过。多年来，战友们早已听惯了我吹的号声。他们告诉我，听到我吹军号，心里会有一种亲切和踏实的感觉。

“嗒滴滴，嗒滴……”2018年10月1日，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。我所在连队也因此更换了新的音响设备。为了这一庄严时刻，我天不亮就起床，严阵以待。时间一到，我一边按下播放键，一边吹响那熟悉的号声。

时光飞逝！转眼又到了老兵退伍季。面对走留，我再度陷入迷茫。我舍不得这片服役多年的热土，放不下那熟悉的军号声；继续留队，我又担心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妻子身上，她也早已不堪重负……

扎根南海、驻守海岛的十多年里，官兵的生活条件持续改善。水泥路、宿舍楼、篮球场、网吧……各项建设成果见证着连队日新月异、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也有不变的东西，这熟悉而美妙的军号声承载着不变的军魂、连队优良的传统和老兵对部队的依恋，在川岛继续传承下去。

（王 杰、黄自宏整理）

文学新干线

小说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向火而生

■刘 杰 黄振明

一

熊熊烈焰像赤色的铁幕朝我们笼罩而来，怎么也甩不掉，我们被它包围了。“队长，前面过不去了！”一班长喊道。一根直径约一米长的倒木横在道路中央，堵住了前行的道路。

当一班长翻过倒木时，火已经爬上了倒木。“你继续往前跑！我们冲得出去！”见状，胡队长焦急地命令道。烟雾渐渐浓了，火焰已经爬满了倒木。倒木的另一侧，我们已经看不到一班长了。

慌乱中，我赶忙去摸身上的笔，从挎包中抽出采访本开始记录：下午5时许，风向突变，火势增大。突然，山下爆发出一阵闷响，数名消防员困于……

困在熊熊燃烧的烈焰中，我扔下笔和身旁的小孙紧紧抱在一起。小孙无助地说道：“小代，我们怕是回不去了。”

“回不去了？我们不就是向火而生的那群人吗！”

二

几天来，我已经累得忘记了日期。凌晨一点，我们接到指示，将赶往一处新的起火点，这是近半个月来我随中队参加的第四场战斗。就在12个小时前，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灭火任务。

起火点在离中队不远的原始森林里，最高处海拔有4000多米。这座无言的大山，每年我们都免不了要和它较量几番。只有当全员出动又全员安全返回时，这场较量才算是我们赢了。我们从不敢轻言胜利，因为还有一些战友永远倒在这里，化成了我们肩章上无以言说的重量。

命令下达，我们开始了连夜奔袭。清晨时分我们赶到了村庄口，这里距离起火点还有很长一段距离，剩下的路依旧需要我们徒步负重前往。

直到下午，我们才到达火场南侧的鞍部位置，在这里我们观察到，火焰正在十余米高的悬崖上“悠闲”地燃烧着。要是风向起了变化，火情随时都有扩大的危险。

下午，山里的风渐渐大了起来，风向也发生了变化。分队指挥员老胡随即决定兵分两路，分别从山顶和山坡下出发，朝悬崖一侧的火点挺进。

这一路上，我不停地在为这篇新闻打着腹稿。其实这种新闻我经常写，支队只要出火情我就免不了要报道。我还是很愿意把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记录下来。

“小代，又琢磨稿子呢？”胡队长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。“记得把我写进去啊！”我笑着答应了他。

一个小时后，我跟随突击组到达了起火点。由于火势不大，火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，这时另一队人马也赶了过来。正当大家准备稍作休息时，胡队长发现了山下的异样：“怎么还有烟在往上冒？山崖下肯定还有火要烧上来，吴军你去观察一下。”

吴军别上对讲机准备出发。突然，一声可怕的闷响从山崖下传了上来，随后一团浓烟冲天而起。

“坏了，山下爆炸了，快走！”胡队长大叫一声。大家立刻从地上弹起来，拼命向东面跑去。我抓起采访本紧跟着大家的步伐。

身后，爆炸一瞬间释放出的火焰足有五六十米高。内心的绝望压制了恐惧，我只能机械地向前奔跑，直到那根倒木横亘眼前，我们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。赤色的铁幕把我们围住了，我抱着战友小孙，用颤抖的声音不停地安慰他……

不知挣扎了多久，身上难以忍受的灼热渐渐散去了。林子里的喘息声轻了，耳边只剩下枯木吧嗒吧嗒的燃烧声。我本能地想要记录眼前的情景，手却沉重得怎么也抬不起来。

我不能倒下！电视台的编辑还等着我的新闻稿，大刘的帅照我还没有投到网上。我要是倒下了，谁去报道我身边这群英雄？再往下想去，我的眼皮越发无力了。我索性闭上双眼任思绪在一片浓烟中尽情地翻飞。

我的战友们怎么样了？这场与大自然的搏斗我们是不是赢了？我只记得几分钟前，他们还在浓烟中奋力突围，丝毫没有向烈火低头的意思。

这一幕，又让我想起了三年前，我担任支队报道员后，第一次随队参加森林灭火时的情景。在最后清扫烟点时，也是一声可怕的闷响掀起了巨大的火龙。我眼睁睁看着分队长卓林森和同年兵杨杰龙被烈火卷下山崖。

归队后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这篇新闻稿我不知该如何下笔。面对电脑，我不停地反思，两名战友被烈火卷噬，自己却在一旁束手无策。在这篇新闻里，我实在无法面对冷冰冰的“客观现实”，理性始终被情感和自责压制着。

后来，还是指导员的话点醒了我：时代的英雄需要宣扬，更需要被记录，这既是报道员的职责，更是报道员的信仰。那晚，含泪写完了新闻后，我决定今后要握紧手中的笔，还有我最挚爱的相机。报道员记录着成长，也记录着生死。

我努力想睁开双眼，但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拨开脑海里滚滚的浓烟，我似乎看到中队的战友不停在向我招手。

我又像往常一样，拿起相机走进训练场，记录战友们的生活。这份“美差”我坚守了3年，通过相机我见证着他们的荣耀和挫折，也见证着他们的成长。

“来，小代，给我拍个照呗。”路上，正在打篮球的大刘叫住了我。唰，篮球应声入网。我转身迅速按下了快门，没拍到他最帅的姿势，只记录下他那有些傲骄的表情。

我拿着相机继续往前走，来到了山脚下的训练场。去年新入伍的战士韩冰，正瑟瑟发抖地站在高楼上。索降是他的短板，也是他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。

我站在楼下，看他仍在犹豫，我迅速架好相机冲他喊：“韩冰，你看这，我要把这段视频录下来！”他看到我身边的相机，便停止了颤抖，冲着楼下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我是火焰里的刀锋，我怕谁？”

“我开始录了，你加油啊。”我看到他默默地转过身，握住绳索奋力一跃。他缓缓向地面滑去，空中的他身体紧张得像块木板。

就在即将着陆的时候，他失去了平衡，身体不停在空中打转。我和楼下的班长又紧张起来了。只见他在旋转中努力控制着身体。由于速度过快，他的膝盖重重地磕在水泥台阶上。落地时他脸色苍白，鲜血浸透了作训服。冲着镜头他却依旧笑得灿烂，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

我暗自庆幸他成长的代价只是皮外的伤痛，至少他还活着。

继续向前走，穿过训练场的密林，我看到前方冒起了滚滚浓烟，熏得我睁不开眼睛。我快跑几步，远处几点火光里，我看到卓林森带着杨杰龙正在奋力拍打一处起火点。

我习惯性地举起相机，远远地为他们拍了张照。正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，又是一声巨响，几簇数十米高的火焰朝他们扑了过去。几乎没来得及反应，他们就被烈火卷下了山崖。

我急忙冲进火场，双臂拼命往山崖下探。“卓排长、杰龙，快抓着我的手！”但一切都太晚了，我听不到他们的回音。

浓烟散去，我看到相机安静地躺在身旁。我急忙去翻，相机里仅剩下了两个人模糊的背影。

三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了过来，看到身旁的烈火熄灭了。我还注意到，这片茂密的森林里下起了大雨。雨滴欢快地从云彩中落下跳向树叶，又滴落在我和兄弟们的脸上，滴落在我的舌尖，一丝清凉的甜意瞬间沁入全身。听胡队长说过，他最喜欢下雨天，喜欢听雨点滴落的声音。这会儿，我又听到了他那沙哑的声音：“兄弟们继续往前冲，我们还有新任务！”

从远处看，林子里还燃着熊熊的烈火，卷着滚滚的浓烟；但在林子里面，小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……

夏日林中（彩墨画） 郭明馥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4567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3时10分 印完4时30分